

直擊報道



大公報記者親身體驗屋邨清潔工工作，發現垃圾收費尚未實施，居民已加快丟棄大型傢俬，令清潔工作更繁重。



▲大廈簷篷上有布滿蒼蠅和蛆蟲的惡臭雀鳥屍體（箭嘴示）。



▲大公報記者變身清潔工，上樓收集垃圾，把垃圾放進垃圾槽。

# 大公報記者做清潔工體驗實情 垃圾收費倘實施 清潔工加倍辛勞



垃圾收費「先行先試」展開，在已浮現的各種問題中，前線清潔工首當其衝。為對清潔工友日常工作有深入的了解，大公報記者日前到屋邨擔任清潔工，從倒垃圾、洗垃圾桶、掃街及清潔公共空間，到搬拾棄置的傢俬電器等，親身體驗這份厭惡性工作的勞碌和辛酸，並了解到若實行垃圾收費，清潔工將百上加斤，加倍辛苦！

清潔工友祥哥說：「用咗指定袋，街坊就會將回收廢物、廚餘分開丟，我哋『倒樓』（上樓倒垃圾）都要分兩次，變相做多一倍，勞損都快多一倍！」有業界工會希望政府改善外判制度，增加工友人手及待遇，長遠增設基金補助，保障工友因工勞損而影響生計的殘酷現實。

大公報記者 葉浩源（文） 許焯傑（圖、視頻）

相關新聞刊 A2

### 亟需支援

香港環境服務職工會主席吳金蓮表示，清潔工的工作量大，垃圾收費一旦實施，在沒有增加人手或改善大廈收垃圾的安排下，恐怕一般被視為低下階層、毫無話語權的清潔工只能「硬食」，她形容清潔工友對此十分擔憂：「清潔工的人工低，全職每月只得1.2萬多元，追不上通脹，維持生活都有困難，與辛苦程度不成正比。稍後（垃圾收費）還要做多成倍工作，恐怕會嚇怕他們。希望政府看到我們的情況，可以改善外判制度，好似規定清潔工人工是多少，不讓判上判扣起這些預算，只得萬多元出糧給清潔工，或者給多點預算、請多些人應付垃圾收費後多出的工作量。」

### 勞損工作 毫無津貼

清潔工還要面對甚少被社會重視的職業工傷，吳金蓮續說：「我們做了幾十年，日日走樓梯、落坑渠，彎腰爬高爬低，手腳勞損工傷，什麼津貼都沒有。好似其他工作失職工傷有賠償，是爭取回來的。如果有人幫我們爭取基金保障工友因工作造成的勞損，那就更好！」

清潔工祥哥預計，垃圾收費實施後上樓倒垃圾的工作量會增加一倍。他說：「日後垃圾收費開始，會有可回收的廢物、廚餘分開丟棄，指定袋是另外一批，因為這座樓不推垃圾桶上樓收垃圾，要經垃圾槽丟落樓下大垃圾房，所以我們『倒樓』（上樓倒垃圾）都要分兩次，一次收指定袋，再一次上樓收其他回收品，變相做多一倍。你哋『倒樓』一次時間都已經不少，還要你兩次？肌肉、關節勞損都快多一倍啦！」祥哥慨嘆，很多工友已經六七十歲，特別是膝頭和腰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勞損，做到「隻腳唔聽使」之時，就唯有引退。

大公報記者葉浩源



掃一掃有片睇

早上8時，大公報記者換上清潔工制服，拿起大葵骨掃把，跟隨其他工友開始在深水埗麗安邨內清掃落葉和垃圾，一掃便是一句鐘，落葉多得出乎意料，裝滿幾個大垃圾桶。記者平日有健身鍛煉，但看似輕鬆的掃落葉工作做到半小時，已感覺手肘和肩膀都難動彈了。祥哥說：「這些落葉昨晚已掃完，隔咗一晚已經遍地都是，一日要掃兩三次。掃地算最輕鬆，但長時間重複同一個動作，你都會越，日日長時間做，關節都會勞損。」

### 每日樓梯上落 13層樓收垃圾

時間緊迫，祥哥要趕在垃圾收集車早上10時半來到之前上樓倒垃圾。祥哥負責的麗平樓也是他所住的大廈。街坊會把垃圾放在門外走廊地上，清潔工逐家逐戶彎腰收集，丟進垃圾房的垃圾槽。記者跟隨祥哥「倒樓」，經樓梯由13樓走逐層倒垃圾走到1樓，不時在梯間發現煙蒂及食物包裝袋等垃圾，又是一輪重複彎腰操作，如是者經歷上百次，記者感覺腰痠背痛。倒垃圾後，祥哥馬不停蹄抹乾淨大廈的公眾地方，包括升降機及大堂等。接下來，

▲工人每天拖着垃圾籃清理大廈十三層樓梯的煙蒂垃圾。



祥哥帶記者返回屋邨垃圾站，把一列七個大垃圾桶推回樓下大垃圾房開始清洗垃圾桶。「嘩！好臭啊！」記者丟下水喉退後三步，眼前布滿垃圾殘渣的垃圾桶因冷飯菜汁已放了一夜，甫開蓋即湧出酸澀味，臭氣熏天。祥哥拿起水喉，離開垃圾桶數米遠，以大水壓沖洗垃圾桶，一邊笑說：「站遠些吧，垃圾水會反彈回來，一定會彈到在自己身上。經垃圾槽丟下來，垃圾袋多會散開，所以很污糟。有時垃圾積積幾吋厚，還要伸頭探進去刮走。」說罷，祥哥用掃帚和

垃圾劃撈起桶內未能經去水孔排走的垃圾。眼前畫面、氣味、觸感衝擊着記者的感官，毛髮豎起。午飯時間記者已累得沒有胃口。午後，記者跟隨雜工大隊穿上全身式安全帶，在烈日下登上石屎簷篷打掃。在傾斜的簷篷上掃地需兼顧保持平衡，還要俯身撈起去水渠的落葉和垃圾，過程持續兩小時。其間，記者發現滿布蒼蠅及蛆蟲的鳥屍，非常噁心。身旁70多歲的清潔工羅叔說：「驚嗎？間中都會遇到小動物屍體，等我拾起吧。其實這些事無可避免，最慘是那些人無公德心亂丟垃圾，甚至有用過的廁紙、有糞便的紙尿片，翹實好難清理！」

最後，記者與清潔工到垃圾站，一起把棄置的傢俬電器搬上貨斗車運走。自宣布垃圾收費即將實施後，丟棄的大型垃圾比以前更多出幾倍，在場的清潔女工顯得筋疲力竭。終於完成一天工作，工友返回休息室稍事休息，除下口罩閒話家常。主管笑着問記者：「知道我們有多辛苦了？你還會繼續做嗎？」

這一天，畢生難忘！等待記者的還有明天、後天不同環境的清潔工體驗。

## 這氣味，一生難忘

採訪手記

大公報記者體驗當屋邨清潔工，骯髒的垃圾，臭氣沖天的垃圾房，瘀啡色的垃圾水和酸澀味，還有雀鳥屍體及蛆蟲，真是一生難忘。記者最切身體會的是公德心很重要，街坊貪一時方便丟下的煙蒂，即使每人只是丟一個，但積少成多，清潔工就要彎下腰上百次去執拾，還有很多居民隨手丟東西落樓下簷篷，「丟就丟得輕鬆，難為執個個」，實際上所有胡亂丟棄垃圾的行為都會直接加重清潔工的負擔。跟拍過程中，由於清潔工需要整日不停工作，

視頻記者拿着攝錄機一直在拍，手痠發麻。在拍攝打掃公園落葉時，因需維持靜止動作攝錄，不斷被蚊蟲叮咬，與清潔工一樣汗流浹背。最難忘的是在洗垃圾桶時，需要近鏡拍攝桶內污漬和垃圾的畫面，即使已盡量用口呼吸，酸澀臭味還是入侵嗅覺，令人作嘔，心想「一日都咁難捱，他們還要每日重複地做，哪裏是一般人願意做的……」他們的工作是為社會服務，希望社會能夠減少垃圾，給予清潔工更多的尊重，政府和清潔公司也應想辦法善待他們。

大公報記者許焯傑、葉浩源



▲垃圾站大型垃圾搬走後，清潔工要清理遺下的老鼠屎以至老鼠屍體。

責任編輯：杜樂民 美術編輯：麥兆聰